



舊唐書卷一百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

李光弼 王思禮 鄧景山 辛雲京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長父楷洛開元初
左羽林將軍同正朔方節度副使封薊國公以驍果聞
光弼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
大略起家左衛郎丁父憂終喪不入妻室天寶初累遷
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府朔方都虞候五載河西節度
王忠嗣補爲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甚厚常云

光弼必居我位邊上稱爲名將八載充節度副使封薊
郡公十一載拜單于副使都護十三載朔方節度安思
順奏爲副使知留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
辭官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
封常清高仙芝戰敗斬於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
尋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
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爲闔寄十
五載正月以光弼爲雲中太守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
度副使知節度事二月轉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以
朔方兵五千會郭子儀軍東下井陘收常山郡賊將史

思明以卒數萬來援常山追擊破之進收藁城等十餘
縣南攻趙郡三月八日光弼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
拔趙郡自祿山反常山爲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屍
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六月與
賊將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戰于常山郡之嘉山大破
賊黨斬首萬計生擒四千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河
北歸順者十餘郡光弼以范陽祿山之巢穴將先斷之
使絕根本會哥舒翰潼關失守玄宗幸蜀人心驚駭肅
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授
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褻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二年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廷玠等四僞帥率衆十

餘萬來攻太原光弼經河北苦戰精兵盡赴朔方麾下皆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調諸將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圖河隴朔方無後顧矣光弼所部將士聞之皆懼議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垂至令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於城外作掘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卽令增壘於內壞輒補之賊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敢逼城強弩發石以擊之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伏其勤智懦兵增氣而皆欲

出戰史思明揣知之先歸留蔡希德等攻之月餘我怒而寇怠光弼率敢死之士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軍資器械一皆委棄賊始至及遁五十餘日光弼設小幕宿於城東南隅有急卽應行過府門未嘗迴顧賊退三日決軍事畢始歸府第轉檢校司徒收清夷橫野等軍擒賊將李弘義以歸詔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鴻臚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薊國公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間出干城禦侮坐甲安邊可守司空兼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食實封八百戶乾

元元年與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入朝勅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謁遷侍中改封鄭國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帥之任實屬於師貞左軍之選諒資於邦傑自非道申啓沃學富韜鈴則何以翊分闔而專征膺鑿門而受律求諸將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鄭國公光弼器識弘遠志懷沉毅蘊孫吳之略有文武之材往屬艱難備彰忠勇協風雲而經始保宗社於阨危由是出備長城入扶大厦茂功懸於日月嘉績被於巖廊屬殘寇猶虞總戎有命用擇惟賢之佐式弘建親之典必能緝寧邦國協贊天人誓于丹浦之師勦彼綠林之盜載明朝獎爰籍舊

勲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爲天下兵馬元帥趙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餘如故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屬大風晦冥諸將引衆而退所在剽掠唯光弼所部不散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衆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

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卽斬於轅門諸將懾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初光弼次汴州聞思明悉衆且至謂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此城浹旬我必將兵來救叔冀曰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叔冀與戰不利遂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率衆降思明賊勢甚熾遣梁浦劉從諫曰神功等將兵徇江淮謂之曰收得其地每人貢兩船玉帛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

銳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援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嶢嶺皆須人守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爲戰守之備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已至洛城光弼軍方至石橋

日暮令秉炬徐行與賊相隨而不敢來犯乙夜入河陽三城排闥守備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咸誓力戰賊憚光弼威略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宮闕於河陽南築月城掘壕以拒光弼十月賊攻城於中渾城西大破逆黨五千餘衆斬首千餘級生擒五百餘人溺死者大半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也抱玉稟命勒兵守南城將陷抱玉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復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見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

殺傷甚衆賊帥周摯領軍而退光弼自將於中渾城城外置柵柵外大掘塹濶二丈深亦如之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渾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城東北角樹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衆直逼其城以車二乘載木鵝蒙衝鬪樓橦車隨其後督兵填城下塹三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漸開柵各置一門光弼遙望賊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中丞看賊填塹開柵過兵居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太尉擬守乎擬戰乎光弼曰戰元禮曰若戰賊爲我填塹復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禮俟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

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久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周摯復整軍押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率衆入北城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命出將戰及期不決謂諸將曰向來戰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玉曰爾往擊之玉曰玉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卽命倫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貞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

三百與之百光弼又出賜馬四十疋分給且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玉策馬赴賊有一人將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援槍者絹五百疋須臾郝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郝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著馳報光弼令換馬遣之玉換馬復入決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進聲動天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資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

授周摯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等敗尚攻南城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殺數十人以威之餘衆懼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斬之初光弼將戰謂左右曰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爲三公不可死於賊手苟事之不捷繼之以死及是擊賊常納短刀於靴中有決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軍感動賊旣敗走光弼收懷州思明來救迎擊於沁水之上又敗之賊將安太清極力拒守月餘不下光弼令僕固懷恩郝玉由地道而入得其軍號乃登陴大呼我師同登城遂拔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卽日懷州平以功進爵臨淮

郡王累加實封至一千五百戶觀軍容使魚朝恩屢言賊可滅之狀朝旨令光弼速收東都光弼屢表賊鋒尚銳請候時而動不可輕進僕固懷恩又害光弼之功潛附朝恩言賊可滅由是中使督戰光弼不獲已進軍列陣於北邙山下賊悉精銳來戰光弼敗績軍資器械並爲賊所有時李抱玉亦棄河陽光弼渡河保聞喜朝旨以懷恩異同致敗優詔徵之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請罪詔釋之光弼懇讓太尉遂加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尹行營節度使俄復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副元帥侍中如故出鎮臨淮史朝義乘邙山之

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徐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浙東賊首袁晁攻剽郡縣浙東大亂光弼分兵除討尅定江左人心乃安初光弼將赴臨淮在道昇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光弼兵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曰朝廷寄安危於我今賊雖強未測吾衆寡若出其不意當自退矣遂徑往泗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填旅拒於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

名相繼赴闕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陝朝廷方倚光弼爲援恐成嫌疑數詔問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辭以久待勅不至且歸徐州欲收江淮租賦以自給代宗還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弼母在河中密詔子儀輿歸京師其弟光進與李輔國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光進爲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涼國公渭北節度使上遇之益厚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每申號令諸將不

敢仰視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因愧耻成疾遣衙將孫珍奉遺表自陳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時年五十七輟朝三日贈太保諡曰武穆光弼旣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旣爲不孝子夫復何言因取已封絹布各三千疋錢三千貫文分給將士部下護喪柩還京師代宗遣中官開府魚朝恩弔問其母於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十一月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節制一品光弼十年間三入朝與弟光進在京師

雖與光弼異母性亦孝悌雙旌在門鼎味就養甲第並開往來追歡極一時之榮

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爲朔方軍將以習戰聞思禮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爲押衙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周仵爲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十一載加雲麾將軍十二載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何物諸將皆壯之十三年吐谷渾蘇毗王款塞詔翰至磨環川應接之思禮墜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宜

曰思禮旣損脚更欲何之十四載六月加金城太守祿山反哥舒翰爲元帥奏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員充元帥府馬軍都將每事獨與思禮決之十五載二月思禮白翰謀殺安思順父元貞於紙隔上密語翰請抗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之橫馱來潼關殺之翰曰此乃翰反何預祿山事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於纛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後効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賁與房瑄爲副使便橋之戰又不利除爲關內節度使尋遣守武功賊將安守忠及

李歸仁安泰清來戰思禮以其衆退守扶風賊兵分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王師大駭鳳翔戒嚴中官及朝官皆出其孥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書其名乃止遂命司徒郭子儀以朔方之衆擊之而退至德二年九月思禮從元帥廣平王收西京既破賊思禮領兵先入景清宮又從子儀戰陝城曲沃新店賊軍既敗收東京思禮又於絳郡破賊六千餘衆器械山積牛馬萬計遷戶部尚書霍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乾元二年與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禮領關內及潞府行營步卒三萬馬軍八千大軍潰唯思禮與李光弼兩軍獨全及光

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輟朝一日贈大尉諡曰武烈命鴻臚卿監護喪事思禮長於支計短於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之

鄧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見稱天寶中自大理評事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遷揚州長史淮南節度爲政簡肅聞於朝廷居職四年會劉展作亂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馬討賊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產

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書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禮軍儲豐實其外又別積米萬石奏請割其半送京師屬思禮薨以管崇嗣代之委任左右失於寬緩數月之間費散殆盡唯存陳爛萬餘石上聞之卽日召景山代崇嗣及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爲己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統馭失所不復驗

其罪遣使諭之軍中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

辛雲京者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數人並以將帥知名雲京有膽略志氣剛決不畏強禦每在戎行以擒生斬馘爲務累建勲勞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鄧景山統馭失所爲軍士所殺請雲京爲節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門委之雲京質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効亦如之故三軍整肅迴紇恃舊勲每入漢界必肆狼貪至太原雲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京不敢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

累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三年八月
庚午薨上追悼發哀爲之流涕冊贈太尉輟朝三日諡
曰忠獻後宰臣子儀元載等見上言及雲京泣然久之
十一月葬命中使弔祭時宰相及諸道節度使祭者凡
七十餘幄

史臣曰凡言將者以孫吳韓白爲首如光弼至性居喪
人子之情顯矣雄才出將軍旅之政肅然以奇用兵以
少敗衆將今比古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慙德邛山
之敗闔外之權不專徐州之留君側之人伺隙失律之
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闔外之

事君側之人得不慎諸思禮法令嚴整儲廩豐盈節制
之才固不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虛名仗鉞揚州召
匪人而劫掠士庶分茅并部持小法而全昧機權貴馬
賤人衆怒身死宜哉雲京賞善懲惡靜亂安邊功著軍
中寵加身後不亦美歟

贊曰光弼雄名思禮刑清始致亂者鄧景山何以救之
辛雲京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考證

李光弼傳屬大風晦冥諸將引眾而退所在剽掠惟光

弼所部不散○

臣德潛

按此乾元二年八月文也肅

宗本紀相州之敗在乾元二年三月通鑑綱目俱同

此應誤

即日懷州平以功進爵臨淮郡王○

臣德潛

按封王賜

鐵券在寶應元年此臨淮郡公非王也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一

崔光遠 房瑄 子孺復 從子式

張鎬 高適 暢璿

崔光遠滑州靈昌人也本博陵舊族祖敬嗣好樗蒲飲酒則天初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度敬嗣獨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始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

遺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職任且授洛州司功又改五品光遠卽汪之子雖無學術頗有祖風勇決任氣身長六尺餘目睛白黑分明少歷仕州縣開元末爲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以博徒相得累遷至左贊善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舉光遠爲長安令十四載遷京兆少尹其載使吐蕃弔祭十五載五月使迴十餘日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詔留光遠爲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留守採訪使駕發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旣而焚之自日及午火勢漸盛亦有乘驢上紫宸興慶殿者光遠與中官將軍邊令誠

號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數人方令使其息東見祿山祿山大悅僞勅復本官先是祿山已令張休攝京兆尹十餘日旣得光遠歸欵召休歸洛八月同羅背祿山以廐馬二千出至澆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懼而憂死府縣官吏驚走獄囚皆空光遠以爲賊且逃矣命所由守神威孝哲以光遠之狀報祿山光遠閉府門斬爲盜曳落河二人遂與長安令蘇震等同出至開遠門使人前謂門官曰尹巡諸門門官具器仗以迎至則皆斬之領府縣官千餘人於京西號令百姓赴召者百餘人夜過咸陽遂達靈武上

喜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光遠於渭北召集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於僧寺中椎牛釃酒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偵知之率馬步二千乙夜趨其所賊徒多醉光遠領百餘騎持滿扼其要分命驍勇持陌刀呼而斬之殺賊徒二千餘人虜馬千疋俘其渠酋一人賊中以光遠勇勦常避其鋒及扈從還京論功行賞制曰持節京畿採訪計會招召宣慰處置等使崔光遠毀家成國致命前矛可特進行禮部尚書封鄴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五月爲河南節度使八月代張鎬爲汴州刺史兼本州

防禦使十二月代蕭華爲魏州刺史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蕭華入魏州使將軍李處崧拒賊賊大至連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崧遂敗奔還賊逐處崧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崧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崧處崧善戰有勇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爲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度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襄州將士康楚元張嘉延率衆爲亂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荆襄招討仍充山南東道處置兵

馬都使三年除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先是岐隴吏人郭愔等爲土賊掠州縣爲五堡光遠使判官監察御史嚴旸召而降之光遠在官好蒲酒晚年不親戎事上元元年冬愔等潛連党項及奴刺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擊黃戍肅宗追還以李鼎代之二年兼成都尹充劔南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負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官使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房瑄河南人天后朝正議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瑄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蔭補弘文生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爲事凡十餘歲開元十二年立宗將封岱岳瑄撰封禪書一篇及牋啓以獻中書令張說奇其才奏授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同州馮翊尉無幾去官應堪任縣令舉授虢州盧氏令政多惠愛人稱美之二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其年坐鞠獄不當貶睦州司戶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爲政多興利除害繕理解廨宇頗著能名天寶元年拜主客員外郎三年遷試主客郎中五年正月擢試給事中賜爵漳南縣男時立

宗企慕古道數遊幸近甸乃分新豐縣置會昌縣於驪山下尋改會昌爲昭應縣又改溫泉宮爲華清宮於宮所立百司廨舍以瑄雅有巧思令充使繕理事未畢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歷琅邪鄴郡扶風三太守所至多有遺愛十四年徵拜左庶子遷憲部侍郎十五年六月立宗蒼黃幸蜀大臣陳希烈張倚等銜於失恩不時赴難瑄結張均張洵兄弟與韋述等行至城南十數里山寺均洵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逗留不進瑄獨馳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謁見立宗大悅即日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從幸成都加銀

青光祿大夫仍與一子官其年八月與左相韋見素門下侍郎崔渙等奉使靈武冊立肅宗至順化郡謁見陳上皇傳付之旨因言時事詞情慷慨肅宗爲之改容時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賁李承光等引於纛下將斬之瑄從容救諫獨斬承光而已肅宗以瑄素有重名傾意待之瑄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爲己任時行在機務多決之於瑄凡有大事諸將無敢預言尋抗疏自請將兵以誅寇孽收復京都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乃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瑄請自選叅佐乃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

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遊爲判官給事中丞劉秩爲叅謀旣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分爲三軍遣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自將中軍爲前鋒十月庚子師次便橋辛丑二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接戰官軍敗績時瑄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旣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爲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又率南軍卽戰復敗希文劉哲並降於賊瑄等奔赴行

在內袒請罪上並宥之瑄好賓客喜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虛聲冀成實効瑄旣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於敗瑄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瑄臨戎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及與賊對壘瑄欲持重以伺之爲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黃失據遂及於敗上猶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圖進取會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授南海太守攝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中謝肅宗謂之曰朕處分房瑄與卿正大夫何爲攝也進明對曰瑄與臣有隙上以爲然進明因奏曰

陸下知晉朝何以至亂上曰卿有說乎進明曰晉朝以好尚虛名任王夷甫爲宰相祖習浮華故至於敗今陛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瑄性疎闊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瑄至厚以臣觀之瑄終不爲陛下用上問其故進明曰瑄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爲江南節度穎王爲劔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且太子出爲撫軍入曰監國瑄乃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立此意以爲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卽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

李揖劉彙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瑄豈肯盡誠於陛下乎臣欲正衙彈劾不敢不先聞奏上由是惡瑄詔以進明爲河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崔圓本蜀中拜相肅宗幸扶風始來朝謁瑄意以爲圓纔到當卽免相故待圓禮薄圓厚結李輔國到後數日頗承恩渥亦憾於瑄瑄又多稱病不時朝謁於政事簡惰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惴恐當主憂臣辱之際此時瑄爲宰相略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諫議李揖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無而已此外則聽董廷蘭彈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

庭蘭以見瑄自是亦大招納貨賄姦賊頗甚顏真卿時爲大夫彈何忌不孝瑄旣黨何忌遽託以酒醉入朝貶爲西平郡司馬憲司又奏彈董庭蘭招納貨賄瑄入朝自訴上叱出之因歸私第不敢關預人事諫議大夫張鎬上疏言瑄大臣門客受賕不宜見累二年五月貶爲太子少師仍以鎬代瑄爲宰相其年十一月從肅宗還京師十二月大赦策勲行賞加瑄金紫光祿大夫進封清河郡公瑄旣在散位朝臣多以爲言瑄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當國家驅策冀蒙任遇又招納賓客朝夕盈門遊其門者又將瑄言議暴揚於朝瑄又多稱疾上

頗不悅乾元元年六月詔曰崇黨近名實爲害政之本黜華去薄方啓至公之路房瑄素表文學夙推名器由是累階清貴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氣恃權虛浮簡傲者進爲同人溫讓謹令者捐於異路所以輔佐之際謀猷匪弘頃者時屬艱難擢居將相朕永懷反席冀有成功而喪我師徒旣虧制勝之任升其親友悉彰浮誕之迹曾未踰時遽從敗績自合首明軍令以謝師旅猶尚矜其萬死擢以三孤或云緣其切直遂見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觀所以咸知乖舛曠於政事誠宜効茲忠懇以奉國家而乃多稱疾疹莫申朝謁卻犖爲政曾不疾

其迂廻亞夫事君翻有懷於鬱快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爲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但以嘗踐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况秩武遽更相尚同務虛求不議典章何成沮勸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瑄可邠州刺史秩可閬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並卽馳驛赴任庶各增修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僞成俗今茲所譴實屬其辜猶以瑄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

宜悉朕懷時邠州久屯軍旅多以武將兼領刺史法度隳廢州縣解宇並爲軍營官吏侵奪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瑄到任舉陳令式令州縣恭守又緝理公館寮吏各歸官曹頗著政聲二年六月詔褒美之徵拜太子賓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尋出爲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刺史瑄長子乘自少兩目盲瑄到漢州廼厚結司馬李銳以財貨乘聘銳外甥女盧氏時議薄其無士行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閬州僧舍時年六十七贈太尉孺復瑄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歲卽粗解綴文親黨奇

之稍長狂疎傲慢任情縱欲年二十淮南節度陳少遊辟爲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揚言已過三十必爲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賦於揚州少遊將抑奪之佶聞而奔出少遊方遣人劫佶令迴孺復請行會佶已過江南乃還及少遊卒浙西節度韓滉又辟入幕其長兄宗偃先貶官嶺下而卒及喪柩到揚州孺復未嘗弔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復乃先具棺槨而集家人生歛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產蓐三四日遽令上舩卽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

史崔昭女崔妬悍甚一夕杖殺孺復侍兒二人埋之雪中觀察使聞之詔發使鞫案有實孺復坐貶連州司馬仍令與崔氏離異孺復久之遷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經略使乃潛與妻往來而上疏請合詔從之二歲餘又奏與崔氏離異其爲取捨恣逸不顧禮法也如此貞元十三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二式琯之姪舉進士李泌觀察陝州辟爲從事泌入爲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爲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韋臯表爲雲南安撫使兼御史中丞臯卒詔除兵部郎中屬劉闢反式留不得行性便佞又懼闢每於座中數贊闢之德美比

之劉備同陷於賊者皆惡之高崇文既至成都式與王
良士崔從盧士玖等白衣麻躡銜土請罪崇文寬禮之
乃表其狀尋除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真張
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屢以表聞迭請加罪上
欲止其兵李吉甫薦式爲給事中將命于河朔式歷使
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轉
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
式表以凶旱人貧力微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既免力
役人懷而安之明年移授宣歙池觀察使元和七年七
月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鎬博州人也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
王霸大略少時師事吳兢兢甚重之後遊京師端居一
室不交世務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
鎬杖策徑往求醉而已天寶末楊國忠以聲名自高搜
天下奇傑聞鎬名召見薦之自褐衣拜左拾遺及祿山
阻兵國忠屢以軍國事咨於鎬鎬舉贊善大夫來瑱可
當方面之寄數月立宗幸蜀鎬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
卽位立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奏議多有弘益拜
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供奉
僧在內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聞禁外鎬奏曰臣

聞天子修福要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而撓聖慮肅宗甚然之時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尋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鎬旣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閻丘曉引兵出救曉素懷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己及鎬信至略無稟命又慮兵敗禍及於己遂逗遛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卽杖殺之及收復兩京加鎬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招討殘孽時賊帥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鎬揣知其僞恐朝廷許之手

書密表奏曰思明兇豎因逆竊位兵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曰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肅宗計意已定表入不省鎬爲人簡澹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慤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位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之僞皆符鎬言尋徵爲太子賓客改左散騎常侍屬嗣岐王珍被誣告構逆伏法鎬買珍宅坐累貶辰州司戶代宗卽位推恩海內拜撫州刺史遷洪州刺史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尋

正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廣德二年九月卒鎬
自入仕三十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資產謙恭下
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具瞻雖考秩至淺推爲舊
德云

高適者渤海蓆人也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濩落
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恥給天寶中海內事
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
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稱誦宋
州刺史張九臯深奇之薦舉有道科時右相李林甫擅
權薄於文雅唯以舉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

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爲
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
祿山之亂徵翰討賊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仍佐翰
守潼關及翰兵敗適自駱谷西馳奔赴行在及河池郡
謁見立宗因陳潼關敗亡之勢曰僕射哥舒翰忠義感
激臣頗知之然疾病沉頓智力將竭監軍李大宜與將
士約爲香火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樗蒲飲酒
不恤軍務蕃渾及秦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
食倉米飯且猶不足欲其勇戰安可得乎故有望敵散
亡臨陣翻動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之軍魯炅何履

光趙國珍各皆持節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寧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臣與楊國忠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劔閣之險西幸蜀中避其蠱毒未足爲耻也玄宗嘉之尋遷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適立節貞峻植躬高朗感激懷經濟之略紛綸瞻文雅之才長策遠圖可云大體讜言義色實謂忠臣宜迴糺逖之任俾超諷諭之職可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幸憚之二年永王璘起兵於江東欲據揚州初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是永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召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

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于安州師將渡而永王敗乃招季廣琛于歷陽兵罷李輔國惡適敢言短於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中亂出爲蜀州刺史遷彭州劔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敝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曰劔南雖名東西兩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羌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並取給於劔南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爲東川節度歲月

之計西川不可得而叅也而嘉陵比爲夷獠所陷今雖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已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貨易於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稅賦者成都彭蜀漢州又以四州殘敝當他十州之重役其於終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懼於罪譴或責之於鄰保或威之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理不可得比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劔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升合斛儲皆求於蜀人矣且田土疆界蓋亦有涯賦稅差科乃無涯矣

爲蜀人之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以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束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國家言之不足以廣土宇柰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已戍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不可收當宜卽停東川併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仰於成都彭漢蜀四川哉慮乖聖朝洗盪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儻蜀人復擾豈不貽陛下之憂昔公孫弘願罷西南夷臨海專事朔方賈捐之請棄珠崖以寧中土讜言政本匪一朝一

夕臣愚望罷東川節度以一劔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庶免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裨萬一下宰相廷議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劔南節度終始處置疏奏不納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奩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旣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卽位吐蕃陷隴右漸逼京畿適練兵於蜀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爲蕃兵所陷代宗以黃門侍郎嚴武代還用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戶永泰元年正月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然言過其術爲大臣所輕累爲藩牧政存寬簡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憾同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絕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而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暢瑊河東人也鄉舉進士天寶末安祿山奏爲河北海運判官三遷大理評事副元帥郭子儀辟爲從事至德

初肅宗卽位大收俊傑或薦璿召見悅之拜諫議大夫
累轉吏部侍郎廣德二年十二月爲散騎常侍河中尹
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復爲左常侍與裴冕並集賢院
待制大曆五年兼判大常卿遷戶部尚書十年七月卒
贈太子太師璿廓落有口才好談王霸之略居職責成
屬吏齷齪無過而已

史臣曰祿山寇陷兩京儒生士子被脅從懷苟且者多
矣去逆効順毀家爲國者少焉如光遠勇決任氣會權
變以立功房瑄文學致身全節義以避寇阽危之時顛
沛之際有足稱者然光遠居重藩掌軍政瑄登相位奪
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不知機而固位竟無德
以自危孺復兇狂式之便佞獲令終者幸焉鎬直躬居
位重德鎮時其爲人也鮮矣適以詩人爲戎帥險難之
際名節不虧君子哉璿擢第居官守分無過又何咎焉
贊曰光遠房瑄有始有終張鎬國器適璿儒風

舊唐書卷一百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二

李暉 族弟齊物 暉族弟若水 齊物子復 李麟

李國貞 子錡 李岍 弟嶧峴 李巨 子則之

李暉淮安王神通玄孫清河王孝節孫也暉少孤事母甚謹睿宗時累轉衛尉少卿丁憂去職在喪柴毀家人密親未嘗窺其言笑開元初授汝州刺史為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尤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暉往來微行州人不之覺其清慎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

三遷黃門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諸軍節度使
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爲業及死不殮但以屍送近
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爲黃坑側有餓狗
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
禁止曷到官申明禮憲期不再犯發兵捕殺羣狗其風
遂革久之轉太常卿旬日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
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繼好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
在親賢事欲重於當時禮故崇於殊俗選衆之舉無出
宗英工部尚書李曷體含柔嘉識致明允爲公族之領
袖是朝廷之羽儀金城公主旣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

專對有懷於遠夫豈能忘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
遣以國信物一萬匹私覲物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遣之
及還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
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
支同往觀焉旣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分往劔南及河
西磧西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如
之以曷奉使稱職轉兵部尚書時吏部告身印與曹印
文同行用叅雜難以區分曷奏請准司勳兵部印文例
加官告兩字至今行之曷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見
稱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縣伯俄爲太子少

傅病卒年六十餘贈益州大都督齊物淮安王神通子鹽州刺史銳孫也齊物無學術在官嚴整開元二十四年後歷懷陝二州刺史齊物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運於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加齊物銀青光祿大夫爲鴻臚卿河南尹齊物與右相李適之善適之爲林甫所構貶官齊物坐謫竟陵太守入爲司農鴻臚卿至德初拜太子賓客遷刑部尚書鳳翔尹太常卿京兆尹爲政發官吏陰事以察爲能於物少恩而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晚年除太子太傅兼宗正卿上元二年五月卒輟朝一日詔曰故金紫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齊物宗室珪璋士林植幹清廉獨斷剛毅不羣歷踐周行備經中外威名益振忠効彌彰三尹神州一登會府擒姦掩鈎距之術恤獄正喉舌之官遂令調護儲闈再登師傅從容賓友師長官寮桑榆之時壯志逾勵松柏之性晚歲常堅天不憖遺奄然殂謝念親感舊深軫于懷宜錫寵章載光營魄可贈太子太師子復字初陽以父蔭累官至江陵府司錄精曉吏道衛伯玉厚遇之府中之事多以咨委性苛刻爲伯玉所信奏爲江陵縣令遷少尹歷饒州蘇州刺史皆著政聲李希烈背叛荆南節度張伯儀數出兵爲

希烈所敗朝廷憂之以復久在江陵得軍民心復方在
毋喪起爲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行軍司馬伯
儀旣受代以復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克本管招討
使加檢校常侍先時西京叛亂前後經略使征討反者
獲其人皆沒爲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
悉歸還之在容州三歲南人安悅遷廣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嶺南節度觀察使會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相
次卒官其下叅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黷亂州
縣姦賊狼藉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又勸
導百姓令變茅屋爲瓦舍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

使喻之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復曉於政道所
在稱理徵拜宗正卿加檢校工部尚書未一歲會華州
節度李元諒卒以復爲華州刺史潼關禦鎮國軍使仍
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
融卒軍中潰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
軍節度鄭滑觀察營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復到任置營
田數百頃以資軍食不率於民衆皆悅之十二年加檢
校左僕射十三年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司
空賻布帛米粟有差復久典方面積財頗甚爲時所譏
若水齊物族弟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四
貌甚偉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
有可觀者建中元年八月卒

李麟皇室之疎屬太宗之從孫也父濬開元初置十道
按察使精選吏才以濬爲潤州刺史江南東道按察使
轉號潞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攝御史大夫劔
南節度按察使所歷以誠信待物稱爲良吏八年卒贈
戶部尚書諡曰誠麟以父任補職累授京兆府戶曹開
元二十二年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歷戶部考功
吏部三員外郎天寶元年遷郎中尋改諫議大夫五載
充河西隴右磧西等道黜陟使稱旨遷給事中七載遷

兵部侍郎同列楊國忠專權不悅麟同職宰臣奏麟以
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國忠爲御史大夫麟復本官
十一載遷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十四年七月以本
官出爲河東太守河東道採訪使爲政清簡民吏稱之
其年冬祿山構逆朝廷以麟儒者恐非禦侮之用乃以
將軍呂崇賁代還復以祭酒歸朝賜爵渭源縣男六月
立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旣至成都拜戶部侍郎兼左丞
遷憲部尚書至德二年正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
扈從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已赴鳳翔俄而崔圓繼去
立宗以麟宗室子獨留之行在百司麟總攝其事其年

十一月從上皇還京策勲行賞加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褒國公時張皇后干預朝政殿中監李輔國以翊衛肅宗之勞判天下兵馬事充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同朝宰相苗晉卿崔圓已下懼其威權傾心事之唯麟正身謹事無所依附輔國不悅乾元元年罷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賻絹二百匹葬日詔京兆府差官護送官給所須麟好學能文嘗編聚皇朝已來制集五十卷行於時一

李國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孫父廣業劔

州長史國貞本名若幽性剛正有吏才歷安定扶風錄事參軍皆稱職乾元中累遷長安令尋拜河南尹會史思明逼城元帥李光弼東保河陽國貞領官吏寓于陝數月徵爲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劔南節度使入爲殿中監二年八月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充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鎮于絳賜名國貞旣至又加充管內河中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國貞旣至絳屬軍中素無儲積百姓飢饉難爲聚歛將士等糧賜多闕國貞頻以狀聞未報軍中誼誼怨

謙左右以告國貞國貞喻之曰軍將何苦如是已爲奏聞終有所給信宿軍亂攻國貞夜燒衙城門國貞莫知所圖左右勸國貞棄城遁去國貞曰吾銜命爲將不能靖難安可棄城乎左右固勸迴避乃隱於州獄詐負繯繼會國貞麾下爲賊所擒因指所在遂於獄中執國貞將害之國貞曰軍中乏糧已有陳請人不堪賦子無負於將士耳衆引退突將王元振獨曰今日之事豈須問焉抽刀害國貞及二男三大將國貞有風采清白守法爲政急於操下時論以辨吏稱之追贈揚州大都督子錡以父蔭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寶貨賂李

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賜錡錡遂坑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鬚者爲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於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發憲宗卽位已二年諸道倔强者入朝而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錡乃署判官王澹爲留後旣而遷延發期澹與中使頻喻之不悅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殺澹而食之監軍使

聞亂遣衙將趙琦慰喻又鬻食之復以兵注中使之頸
錡佯驚救解之囚於別館遂稱兵室五劔分授管內鎮
將令殺刺史於是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謀矯制傳
檄于蘇杭湖睦等州遂殺其鎮將李深湖州辛秘亦殺
其鎮將趙惟忠而蘇州刺史李素爲鎮將姚志安所繫
釘於船舷生致於錡未至而錡敗得免初錡以宣州富
饒有并吞之意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
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
亦思向順其密謀多決於行立乃迴戈趣城執錡於幕
縋而出之斬於闕下年六十七其挽硬蕃落將士或投

井自縊紛紛枕籍而死者不可勝紀宰相鄭綱等議錡
所坐親疎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蔣武問曰詔罪李錡一
房當是大功內耶武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卽淮安王神
通之下淮安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孽孫而上累又問錡
親兄弟從坐否武曰錡親兄弟是若幽之子若幽有死
王事之功如令錡兄弟從坐若幽卽宜削籍亦所未安
宰相頗以爲然故誅錡詔下唯止元惡一房而已

李岍太宗第三子吳王恪之孫恪第三子琨生信安王
禕禕生三子岍嶧峴岍志行修立天寶中爲南宮郎歷
典諸曹十餘年居父喪哀毀得禮服闋以郡王子例封

趙國公楊國忠秉政郎官不附已者悉出於外岍自考功郎中出爲睢陽太守尋而弟峴出爲魏郡太守兄弟夾河典郡皆以理行稱十四載入計京師屬祿山之亂立宗幸蜀岍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劔南節度採訪使上皇在成都健兒郭千仞夜謀亂上皇御立英樓招諭不從岍與六軍兵馬使陳立禮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時峴爲鳳翔太守匡翊肅宗兄弟俱効勲力從上皇還京爲戶部尚書峴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兄弟同制封公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宣慰觀

察處置等使二年以宋州刺史劉展握兵河南有異志乃陽拜展淮南節度使而密詔揚州長史鄧景山與岍圖之時展徒黨方强旣受詔卽以兵渡淮景山岍拒之壽春爲展所敗岍走渡江保丹陽坐貶袁州司馬寶應二年病卒於貶所追贈揚州大都督官給遞乘護柩還京初岍爲戶部尚書峴爲吏部尚書知政事嶧爲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兩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榮耀冠時嶧位終蜀州刺史峴樂善下士少有吏幹以門蔭入仕累遷高陵令政術知名特遷萬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爲金

吾將軍遷將作監改京兆府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爲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至德初朝廷務收才傑以清寇難峴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十二月制曰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李峴饋軍周給開物成務可光祿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制曰李峴朝廷碩德宗室蓋臣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

公莫敢言皆獨決於峴由是諲等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構者繼有之須有追呼諸司莫敢抗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有獄推斷未了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勅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勅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峴爲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上悟賞峴正直事並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由是深怨峴鳳翔七馬坊押官先頗爲盜劫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擒獲決殺之其妻進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一
訴夫寃輔國先爲飛龍使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察御史孫瑩推之瑩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三司與瑩同妻論訴不已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於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於肅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虛奏曰臣出卽死上因留在簾內有頃伯陽至上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上怒叱出之伯陽貶瑞州高要尉權獻郴州桂陽尉鳳翔尹嚴向及李曄皆貶嶺下一尉瑩除名長流播州峴以數人咸非

其罪所責太重欲理之遂奏若虛希旨用刑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是無御史臺上怒峴言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本入對上謂之曰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虛是無御史臺也令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太寬擇本對曰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爾代宗卽位徵峴爲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屬鑾輿幸陝峴由商山路赴行在旣還京師拜峴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宰臣不于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

榻待之峴爲宰相令去其榻奏請常叅官各舉堪任諫官憲官者不限人數初收東京授僞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處死上意亦欲懲勸天下欲從器議時峴爲三司使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陛下含弘之義又失國家惟新之典且羯胡亂常無不凌據二京全陷萬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蕩覆或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皆寘極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況河北殘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黨誰人更圖効順困獸猶鬪況數萬人乎

崔器呂諲皆守文之吏不識大體殊無變通廷議數日方從峴奏全活甚衆其料敵決事皆此類竟爲中官所擠罷知政事爲太子詹事尋遷吏部尚書知江淮舉選置銓洪州明年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永康二年七月以疾終時年五十八

李巨曾祖父號王鳳高祖之第十四子也鳳孫邕嗣號王巨卽邕之第二子也剛銳果決頗涉獵書史好屬文開元中爲嗣號王天寶五載出爲西河太守皇太子杜良娣之妹婿柳勣陷詔獄巨毋扶餘氏吉温嫡母之妹也温爲京兆士曹推勣之黨以徐徵等往來巨家資給

之由是坐貶義陽郡司馬六載御史中丞楊慎矜爲李
林甫王鉷構陷得罪其黨史敬忠亦伏法以巨與敬忠
相識坐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又起爲夷陵郡太守及祿
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張垧言巨善騎射有謀略玄
宗追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人曰如此小
兒豈得令見人主經月餘日不得見玄宗使中官召入
奏事玄宗大悅遂令中官劉奉庭宣勅令宰相與巨語
幾亭午方出國忠頗怠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
賊公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軍將能與相公手打賊乎
尋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翌日巨

稱官銜奉謝玄宗驚曰何得令攝即日詔兼御史大夫
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爲賊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
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
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炆先領三節度
事有詔貶炆爲果毅以潁川太守來瑱兼御史中丞代
之巨奏曰若炆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
玄宗曰卿隨宜處置之巨至內鄉趣南陽賊將畢思琛
聞之解圍走巨趣何履光趙國珍同至南陽宣勅貶炆
削其章服令隨軍効力至日晚以恩命令炆復位至德
二年爲太子少傅十月收西京爲留守兼御史大夫三

年夏四月加太子少師兼河南尹充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充東畿採訪等使於城市橋梁稅出入車牛等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沒士庶怨讟後與妃張氏不睦張氏卽皇后從父妹也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所犯贓賄貶爲遂州刺史屬劔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衆襲節度使李奐於綿州路經遂州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爲子璋所殺子則之以宗室歷官好學年五十餘每執經詣太學聽受嗣曹王臯自荆南來朝稱薦之貞元二年自睦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以從父甥竇申追遊無閒親累貶昭州司馬

史臣曰曷孝友清慎居官有稱齊物貞廉整肅復節制權謀國貞清白守法皆神通之曾玄宗室之翹楚錡之爲逆不累其親前人之積德彰矣當朝之用法明矣然曷發人陰私齊物積財興議國貞急於操下皆尺之短也麟修整循良匪躬立事始終無玷者皆宗室之英也峴之剛正才略有足可稱初爲國忠所憎終沮朝恩之勢處羣邪之內堅獨正之心是不吐也活東都之命是不茹也庶幾乎仲山甫之道焉巨以剛銳果決亦可嘉焉終以贓賄貪殘良可痛也

贊曰宗室賢良枝葉茂盛最尤者誰峴獨守正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考證

李暉弟齊物傳齊物淮安王神通子鹽州刺史銳孫也

○宗室傳作曾孫新書作子

李峴傳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

權獻三司與瑩同妻論訴不已○三司下應屬闕文

史臣總論初爲國忠所憎終沮朝恩之勢○臣德潛按

李峴傳中乃爲李輔國掎摭非魚朝恩也應誤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三

苗晉卿 裴冕 裴遵慶 子向向子寅寅子樞

苗晉卿上黨壺關人世以儒素稱祖夔高道不仕追贈
禮部尚書父殆庶官至絳州龍門縣丞早卒以晉卿贈
太子少保晉卿幼好學善屬文進士擢第初授懷州修
武縣尉歷奉先縣尉坐累貶徐州司戶叅軍秩滿隨調
判入高等授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員
外郎開元二十三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與吏部郎

中孫逖並拜中書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權知吏部選事晉卿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晉卿必含容之略無愠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政既寬弛胥吏多因緣爲姦賄賂大行時天下承平每年赴選常萬餘人李林甫爲尚書專任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遙主之選人旣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務求其實天寶一載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叅選晉卿與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有蘇孝愠者嘗

爲范陽薊令事安祿山具其事告之祿山恩寵特異謁見不常因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曰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晉卿貶爲安康郡太守遙爲武當郡太守張倚爲淮陽太守勅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天寶三載閏二月轉魏郡太守充河北採訪處置使居職三年政化洽聞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旣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禮下公門式路馬況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

又出俸錢三萬爲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尋改河東太守
河東採訪使入爲尚書東京留守徵爲憲部尚書屬祿
山叛逆楊國忠以晉卿有時望將抑之乃奏云宜以大
臣鎮遏東道遂出爲陝州刺史陝虢兩州防禦使及入
對固辭老病由是忤旨改憲部尚書致仕及朝廷失守
衣冠流離道路多爲逆黨所脅自陳希烈張均已下數
十人盡赴洛陽晉卿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會肅宗至鳳
翔手詔追晉卿赴行在卽日拜爲左相軍國大務悉以
咨之旣收兩京以功封韓國公食實封五百戶改爲侍
中後以賊寇漸除屢乞骸骨優詔許之罷知政事爲太

子太傅明年帝思舊臣復拜爲侍中晉卿寬厚廉謹爲
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魏人思之爲立碑頌
德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
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
之胡廣立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冢宰上表固辭曰臣聞
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宰更無事跡但
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殘寇猶虞日殷萬務
皆緣兵馬屯守討襲善算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行古
之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居注
亦於禮部檢見舊勅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

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爲君臨天下難徇常情今遺
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則無
冢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顛顛不勝大願
伏惟陛下知理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宜無
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昏貌朽加以疾病事有
急速斷在須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哀已五日
矣願准遺詔聽政則四夷萬國無任悲幸肅宗時疾彌
留覽表殞絕乃許數日肅宗晏駕代宗踐祚又詔晉卿
攝冢宰晉卿上表懇辭曰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
官聽於冢宰者蓋君幼小御極事殷情理當然沿革不

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通變垂範作則可舉而
行又士或墨纒時遇金革豈非銜恤謂義在斷恩且百
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絕指景悼生此匹夫
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陛下於大
行皇帝柩前卽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不易之
典則知所略不爲害所存是適權防威滅端所利者大
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罔極之
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內萬務在中須達
宸聰始成國政百寮萬姓及僧道耆壽等相顧聚言以
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況久無居攝臣不敢奉詔持乞

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衆情不勝懇願伏望
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上號泣從之時晉卿年已衰暮
又患兩足上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累日一視事
歷三朝皆以謹密見稱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
臥於私第蕃聞之輿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
及上自陝至冊爲太保罷知政事又詔以太保致仕永
泰元年四月薨輟朝三日令京兆少尹一員護喪事緣
葬諸物並官給賻絹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議諡
曰懿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評事元載爲推官
至是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改諡曰文

貞大曆七年令配享肅宗廟庭

裴冕河東人也爲河東冠族天寶初以門蔭再遷渭南
縣尉以吏道聞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採訪使表爲判
官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冕雖無學術守職通明
果於臨事鉷甚委之及鉷得罪伏法時宰臣李林甫方
竊權柄人咸懼之鉷賓佐數百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
屍親自護喪瘞于近郊冕自是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
翰表爲行軍司馬累遷員外郎中玄宗幸蜀至益昌郡
遙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爲御史中丞兼左庶
子爲之副是時冕爲河西行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

舊唐書卷二百三十一 列傳 五
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事勢勸之朔方亟入靈武冕
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曰主上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
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不可少失況賢智乎太子
曰南平寇逆奉迎鑾輿退居儲貳侍膳左右豈不樂哉
公等何言之過也冕與杜鴻漸又進曰殿下藉累聖之
資有天下之表元貞萬國二十餘年殷憂啓聖正在今
日所從殿下六軍將士皆關輔百姓日夜思歸大軍一
散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從衆臣等敢以死請凡
勸進五上乃依肅宗卽位以定策功遷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倚以爲政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

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尼僧
道士以儲積爲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
爲弊肅宗移幸鳳翔罷冕知政事遷右僕射兩京平以
功封冀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充
劍南西川節度使又入爲右僕射永泰元年與裴遵度
等並集賢待制代宗求舊拜冕兼御史大夫充護山陵
使冕以倖臣李輔國權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
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冕坐貶施州刺
史數月移澧州刺史復徵爲左僕射元載秉政載爲新
平縣尉王鉷辟在巡內冕常引之載頗德冕會宰臣杜

鴻漸卒載遂舉冕代之冕時已衰瘵載以其順已引爲同列受命之際蹈舞絕倒載趨而扶起代爲謝詞冕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効之呼爲僕射樣初代鴻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拜職未盈月卒大曆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輟朝三日贈太尉賻帛五百匹粟五百石

裴遵慶絳州聞喜人也代襲冠冕爲河東著族遵慶志氣深厚機鑒敏達自幼強學博涉載籍謹身晦跡不干當世之務以門蔭累授潞府司法叅軍時年已老未爲人所知隨調吏部授大理寺丞剖斷刑獄舉正綱條理行始著遷司門員外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天寶末楊國忠當國出不附已者例爲外官遵慶亦出爲郡守肅宗卽位徵拜給事中尚書右丞吏部侍郎恭儉克已遲重謹密頗有時望上元中蕭華輔政素知遵慶每奏見累稱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汾上指中官爲詞上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懷恩遵慶旣見懷恩具陳朝旨懷恩引過聽命將隨遵慶朝謁爲副將范志誠以邪說惑之懷恩遂以懼死爲詞會蕃寇陷京師乘輿幸陝遵慶自汾州奔赴行在及乘輿還京以遵慶爲太子少傅永泰元年與裴冕等並於集賢院待制罷知政事尋改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時有選人天興縣尉陳瑄於銓庭言詞不遜凌突無禮代宗詔付遵慶於省門鞭三十貶爲吉州員外司戶叅軍遵慶敦守儒行老而彌謹嘗爲風狂族姪搗登聞鼓告以不順上知遵慶不省

其見信如此大曆十年十月薨於位年九十餘遵慶初登省郎嘗著王政記述今古禮體識者覽之知有公輔之量子向字儵仁少以門蔭歷官至太子司議郎建中初李紆爲同州刺史奏向爲從事朱泚反李懷光又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紆來奔奉天向領州務貴先因脅縣尉林寶役徒板築不及期將斬之吏人百姓奔竄向卽詣貴先軍壘以逆順之理責之貴先感悟遂來降故同州不陷向繇是知名累爲京兆府戶曹轉櫟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爲戶部員外郎德宗季年天下方鎮副倅多自選于朝防

從昭宗幸華州爲汴州宣諭使初樞自歙州罷郡歸朝路經大梁時朱全忠兵威已振樞以兄事之全忠繇是重之及樞傳詔全忠皆稟朝旨獻奉相繼昭宗甚悅乃遷兵部侍郎時崔胤專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結改樞吏部侍郎未幾換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其年冬昭宗幸華州崔胤貶官樞亦爲工部尚書天子自岐下還宮以樞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廣南節度使制出朱全忠保薦之言樞有經世才不可棄之嶺表尋復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累兼吏部尚書判度支崔胤誅以全忠素厚相位如故從昭宗遷洛陽駐驛陝州進右僕射

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嘗奏用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諸相議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節鉞之命何藉樂卿恐非元帥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聞樞言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伍觀此議論本態露矣切齒含怒柳璨聞全忠言尋希旨罷樞相位和陵祔享拜尚書左僕射五月責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尋再貶瀧州司戶六月十一日行及滑州全忠遣人殺之於白馬驛投屍於河時年六十五

史臣曰晉卿謹身莅事足爲純臣避寇全忠固彰大節

然博達精審豈不知寬猛之道哉奉林甫之旨順胥吏之意悅附張倚欺罔時君生爲重臣諂林甫之勢也歿改美諡引元載之恩焉或言晉卿不爲巧宦者誠不信也冕力贊中興名居大位奉公抱義可以致身賣官度僧是何爲政及其老也貪冒尤深遵慶學術貞明爲國忠所出恭儉謹密遇蕭華素知位重行純老而彌篤彼二公固有慚德向克荷堂構不墜門風樞因盜而振盜憎而亡宜哉君子守道遠刑蓋慮此也

贊曰奧矣晉卿貪哉裴冕遵慶父子及之者鮮

舊唐書卷一百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四

魯炅 裴茂 來瑱 周智光

魯炅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餘涉獵書史天寶六年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別奏顏真卿爲監察御史使至隴右翰嘗設宴真卿謂翰曰中丞自郎將授將軍便登節制後生可畏得無人乎炅時立在階下翰指炅曰此人後當爲節度使矣後以隴右破吐蕃跳盪功累授右領軍大將軍同正員賜紫金魚袋祿山之亂選任將帥十

五載正月拜炅上洛太守未行遷南陽太守本郡守捉仍充防禦使尋兼御史大夫充南陽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人屯葉縣北泄水之南築柵四面掘壕以自固至五月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來擊之衆欲出戰炅不許賊於營西順風燒烟營內坐立不得橫門扇及木爭出賊矢集如雨炅與中使薛道等挺身遁走餘衆盡沒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太守徐浩未至裨將嶺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軍多懷金銀爲資糧軍資器械盡棄於路如山積至是賊徒不勝其富炅收合殘卒保南陽郡爲賊所圍尋而

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之不從又使僞將豫州刺史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尅武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潁川太守來瑱襄陽太守魏仲犀合勢救之犀使弟孟馴爲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遂大敗炅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斛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藉肅宗使中官將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賊若擒吾勅使我亦何安顏真卿適自河北次于襄陽謂仲犀曰曹使旣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得沮之縱爲賊所獲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

何愛焉中官馮廷瓌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日昇又自有僂騎數人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徒望見知其驍銳不敢逼日昇既入城炁衆初以爲望絕忽有使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日昇以其十人至襄陽取糧賊雖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炁在圍中一年救兵不至晝夜苦戰人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衆持滿傳矢突圍而出南陽投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殺賊甚衆賊又知其決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御史大夫襄陽節度使時賊志欲南侵江漢賴炁奮命扼其衝要

南夏所以保全十月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等奔於河北南陽遭大亂之後距鄧州二百里人烟斷絕遺骸委積於牆塹間十二月策勲行賞詔曰特進太僕卿南陽郡公兼御史大夫權知襄陽節度事上柱國金鄉縣公魯炁蘊是韜略副茲節制竭節保邦悉心陷敵表之旗幟分以土田可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國公食實封二百戶兼京兆尹乾元元年兼鄭州刺史充鄭陳潁亳等州節度使上元二年爲淮西襄陽節度使鄧州刺史十月與朔方節度使司徒郭子儀河東節度使太尉李光弼等九節度同圍安慶緒於相州炁領淮西

襄陽節度行營步卒萬人馬軍三百以李抱玉爲兵馬使昺分界知東面之北二年六月六日賊將史思明自范陽來救戰於安陽河北王師不利昺中流矢奔退時諸節度以迴紇戰敗因而退散盡棄軍糧器械所過虜掠昺兵士剽奪尤甚人因驚怨五日至新鄭縣聞郭子儀已整衆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昺憂懼仰藥而卒裴茂以門蔭入仕累遷京兆府司錄參軍來瑱鎮陝州引爲判官瑱移襄州又爲瑱行軍司馬瑱遇之甚厚及瑱淮西之敗逗留不行茂密表聞奏朝廷以瑱掌重兵惡之密詔以茂代瑱爲襄州刺史充防禦使茂本鎮穀

城及受密命乃率麾下二千人赴襄陽時瑱亦奉詔依舊任瑱遂設具於江津以俟之茂初聲言假道入朝及見瑱卽云奉代且欲視事瑱報曰瑱已奉恩命復任此茂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軍因與瑱兵交戰茂大敗士卒死傷殆盡茂走還穀城舊營瑱追擒之朝旨務安漢南乃歸咎於茂寶應元年七月勅曰前襄州刺史裴茂性本頑疎行惟狂悖頃因試用爰委軍戎守在要衝無聞方略所以申命來瑱重撫漢南卽宜奔赴闕廷謝其曠職而乃顧惜名位輕圖異端誣構忠良妄興兵甲遽令追召敢欲逗留是有無君之心不唯

罔上之罪又轉輸之物軍國所資擅爲費用其數甚廣據其抵犯合寘嚴誅但自朕登極已來屢施恩宥肆諸朝市所未忍爲宜寬殊死之刑俾就投荒之謫宜除名長流費州茭器局輕徧初興師徒給用無節及敗撓遲廻赴召將至京師會有是命旣行至藍田驛賜自盡來瑱邠州永壽人也父曜起於卒伍開元十八年爲鴻臚卿同正員安西副都護持節積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後爲右領軍大將軍仗內五坊等使名著西陲寶應元年以子貴贈太子太保瑱少尚名節慷慨有大志頗涉書傳天寶初四鎮從職十一載爲左贊善大夫殿中

侍御史充伊西北庭行軍司馬玄宗詔朝臣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各一人拾遺張鎬薦瑱有縱橫之略臨事能斷堪當禦侮之任丁母憂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垪復薦之起復兼汝南郡太守未行改潁川太守賊攻之城下積粟素多瑱繕修有備賊繼至城下瑱親射之無不應弦而斃賊使降將畢思琛招瑱琛卽瑱父曜故將城下拜泣弔瑱瑱不應前後殺賊頗衆咸呼瑱爲來嚼鐵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攝御史中丞本郡防禦使及河南淮南遊奕逐要招討等使魯炅敗於葉縣退守南陽乃以瑱爲南陽太守兼御史中丞充山南東道節度

防禦處置等使以代炅尋以嗣號王巨爲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因奏炅能守南陽詔各復本位賊攻圍南陽累月瑱分兵與襄陽節度使魏仲犀救之犀遣弟孟馴將兵至明府橋望風敗走賊追蹙大敗而還兵素少遇敗人情恐懼瑱綏撫訓練賊不能侵詔爲淮南西道節度使收復兩京與魯炅同制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潁國公食實封二百戶餘如故乾元元年召爲殿中監二年初除涼州刺史河南節度經略副大使未行屬相州官軍爲史思明所敗東京震駭元帥司徒郭子儀鎮穀水乃以瑱爲陝州刺史充陝虢等州節度并

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襄州軍將張維瑾曹玠率衆謀亂殺刺史翹以瑱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觀察處置使上元三年肅宗召瑱入京瑱樂襄州將士亦慕瑱之政因諷將吏州牧縣宰上表請留之身赴詔命行及鄧州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呂諲王仲昇及中官皆言瑱布恩惠懼其得士心以瑱爲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郢隨等六州節度餘並如故俄而淮西節度王仲昇與賊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爲賊所虜初仲昇被圍累月呂諲病於江陵瑱

在襄州又恐仲昇構已遂顧望不救及師出仲昇已沒
裴茂頻表陳瑱之狀謀奪其位稱瑱善謀而勇崛強難
制宜早除之可一戰而擒也肅宗然之遂以瑱檢校戶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蘄黃光沔
節度觀察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五州節度
觀察使外示尊崇實奪其權也加裴茂兼御史中丞襄
鄧等七州防禦使以代之瑱懼不自安上表稱淮西無
糧饋軍臣去秋種得麥請待收麥畢赴上復諷屬吏請
留之裴茂於商州召募以窺去就寶應元年五月代宗
卽位因復授瑱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等使官如

故潛令裴茂圖之其月十九日裴茂率衆浮漢江而下
日暮候者白瑱謀於帳下副使薛南陽曰尚書奉詔留
鎮裴茂以兵代是無名也且茂之智勇非尚書敵也衆
心歸尚書不歸於茂彼若乘我之不虞今夕而至直燒
城市我衆必懼而亂彼乘亂而擊則可憂也若及明而
至尚書破之必矣翌日平明茂督軍士五千列于穀水
比瑱以兵逆之登高而陣呼茂將士告之曰爾何事來
曰尚書不受命謹奉中丞伐罪人若尚書受替謹當釋
兵瑱曰恩制復除瑱此州乃取告身勅書以示茂軍皆
曰僞也承命討君豈千里空歸富貴在於今日遂爭射

之瑱奔歸旗下薛南陽曰事急矣請以三百騎爲奇兵尚書勿與之戰兩軍相見遂以麾下旁萬山而出其背表裏夾擊茂軍大敗投水而死殺獲殆盡茂及弟薦脫身北走妻子並爲瑱所擒瑱甚厚撫之因抗表謝罪擒茂於申口送至京師長流費州賜死於藍田故驛八月瑱入朝謝罪代宗特寵異之遷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代左僕射裴冕充山陵使時中官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故令仲昇陷賊三年代宗含怒久之因是下詔曰春秋之義貴在於

必書君臣之間法存於無赦沮勸式遵於前典進退莫匪於至公惡稔旣彰明罰難貸開府儀同三司行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潁國公來瑱謬當任用素乏器能亟歷班榮累經節制莅職蔑聞於成績登朝虛美於崇名頃者分闔頒條久淹江漢或頻徵不至或移鎮遲留實乖堂陛之儀爰及干戈之忿朕以舊臣宿將道在含弘會其來庭用甄後効超登宰輔光拜夏卿列在三台掩其一菁山陵先遠事委近臣謀謨素闕於大猷卜祝頗聞於私議實虧周慎且間樞言何以輔弼鼎司儀刑簪紱據其

所犯合寘殊科以嘗侍軒闈用存寬免之辜緬範舊章兼膺黜削之譴其身官爵一切削除寶應二年正月貶播州縣尉員外置翌日賜死於鄆縣籍沒其家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于坎中校書郎殷亮後至獨哭於屍側貨所乘驢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葬而祭走歸京師代宗既悟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流溱州先是瑱行軍司馬龐充統兵二千人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將士魚目等迴兵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禦之奔房州昭及薛南陽與右兵馬使梁崇義不叶相圖為崇義所殺朝廷授崇義節度使兼

御史中丞以代瑱崇義為瑱立祠四時拜饗不居瑱廳及正堂視事於東廂下構一小室而寢止抗疏哀請收葬優詔許之廣德元年追復官爵

周智光本以騎射從軍常有戎捷自行間登偏裨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鎮陝州與之昵狎朝恩以扈從功恩渥崇厚奏請多允屢於上前賞拔智光累遷華州刺史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吐蕃迴紇党項羌渾奴刺十餘萬眾寇奉天醴泉等縣智光邀戰破於澄城收駝馬軍資萬計因逐賊至鄜州智光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

史張麟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懼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優容俾杜冕使梁州實避讐
 也永泰二年十二月智光專殺前虢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龐充充方居綾經潛行智光追而斬之又劫諸節度
 使進奉貨物及轉運米二萬碩據州反智光自鄜坊專
 殺朝廷患之遂聚亡命不逞之徒眾至數萬縱其剽掠
 以結其心初與陝州節度使皇甫溫不協監軍張志斌
 自陝入奏智光館給禮慢志斌責其不肅智光大怒曰
 僕固懷恩豈有反狀皆由爾鼠輩作福作威懼死不敢
 入朝我本不反今為爾作之因此下斬之齧其肉以飼

從者時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崔圓入覲方物百萬
 智光強留其半舉選之士竦駭或竊同州路以過智光
 使部將邀斬於乾坑店橫死者眾優詔以智光為尚書
 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以授之智光受詔慢罵
 曰智光有數子皆彎弓二百斤有萬人敵堪出將入相
 只如挾天子令諸侯天下只有周智光合作因歷數大
 臣之過元仙股慄智光贈絹百匹遣之於州郭置生祠
 俾將吏百姓祈禱大曆二年正月密詔關內河東副元
 帥中書令郭子儀率兵討智光許以便宜從事時同華
 路絕上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付子儀縱

裂帛寫詔置蠟丸中遣家童間道達焉子儀奉詔將出師華州將士相顧携貳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以其所管降子儀貶智光爲澧州刺史散官勲封如故乃聽將一百人隨身便路赴任其所部將士官吏一無所問乃以兵部侍郎張仲光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使又以大理卿敬括爲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長春宮等使是日智光爲帳下將斬首并子元耀元幹等二人來獻丁卯梟智光首于皇城之南街二子腰斬以示衆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候蔣羅漢並伏誅餘黨各以親疎准法定罪命有司具儀奏告太清宮太廟七

陵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覲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往禦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至潼關二百里間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著紙衣或數日不食者

史臣曰嘗讀李陵傳戰敗不能死屈節降虜庭君不得爲忠臣母不得爲孝子每長歎久之炅收渚水敗衆守南陽孤城每蹈危機竟効死節料敵雖非其良將事君不失爲忠臣茭浮躁無行狂悖用兵宜其死矣瑱善軍政得士心庶幾干城禦侮者哉始固名位爲裴茭巧言終歸朝廷遭元振誣構賜死之辜匪辨用刑之道不明

致舊將立祠門吏偷葬出將入相一至於斯惜哉智光
狂悖不足與論

贊曰魯炆竭節來瑱枉死裴莪兇人智光逆子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魯炆傳乾元元年兼鄭州刺史○肅宗本紀在二年

上元二年十日與朔方節度使司徒郭子儀等九節度

同圍安慶緒于相州○臣德潛

按九節度圍安慶緒

乃乾元元年秋八月非上元二年也但上已書元年
此不當重書

二年六月六日賊將史思明自范陽來救戰于安陽河

北王師不利○臣德潛

按此二年三月事誤作六月

六日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表言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